
東亞經濟共同體和自由貿易協定政策之未來發展

孫國祥

摘要

「東亞共同體」一般設想為東亞諸國的整合（一體化），尤其是在經濟方面的整合。近年來，東亞各國經濟外交十分活躍，足以鼓勵不同國家之間締結或討論自由貿易協定。其中，日本和中國已經競與東協簽訂自由貿易協定，然而，東亞自由貿易協定並非沒有問題，一些問題仍待解決。因此，本文探討「東亞經濟共同體」過去的發展、自由貿易協定的現狀，以及未來建立此一共同體時，何者將取得領導者之地位。本文將討論中國如何可能成為東亞經濟共同體中的核心，對於所謂「共同體」的理解亦須一併討論。最後，本文也將對日本、美國和台灣的政策制定者建議，如何在東亞創建區域的新秩序。

關鍵字：東亞經濟共同體、自由貿易協定、東協。

East Asia Economic Community and Future Development of FTA Policies

Kuo-Hsiang SUN

Abstract

The East Asia, including Japan, the Newly Industrialized Economies (NIES), ASEAN and China, used to be the vacuum zone for regionalism. East Asian countries think that they should not be left behind in establishing an economic community. Some FTA plans are recently under discussion in East Asia. The most noteworthy issue is which will be the core of such an FTA, China or Japan. However, the East Asia FTA has not a few problems. Therefore, this paper will discuss the past development toward an East Asia economic community, and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FTA visions to take the leadership in building such a community. It will discuss how likely China is to become the core in an East Asia economic community. It will also discuss the meaning of community. In conclusion, the paper will propose to policymakers of Japa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aiwan how to create regional order in East Asia.

Keywords: East Asia Economic Community, Free Trade Agreement (FTA), ASEAN.

壹、前言

亞洲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已近十年，在這十年間，中國經濟在東亞表現亮麗；作為世界主要經濟強權的日本，仍深陷國內金融體系的不確定，在「郵政民營化」的強力推動下，經濟成長似乎逐漸擺脫結構性的問題；台灣和南韓仍繼續利用它們的獨特優勢，做為世界資訊產品的供應站；由經濟危機所導致的嚴重損失，東協國家曾一度喪失自信。

相對於直到 1990 年代前半期美國對東南亞的強烈興趣，美國在此區域的影響力似乎已逐漸下降，也顯示出受到金融危機風暴的國家，對於美國某種程度的不信任。在該情況下，一種東亞經濟共同體（East Asian Community, EAC）的發展傾向更具積極性。東協加三（ASEAN plus 3, APT）高峰會已定期召開，2004 年 11 月 29 日，東協加三即中國、日本和南韓高峰會同意，自 2005 年起，將「東協加三高峰會」轉型為「東亞高峰會」（East Asian Summit, EAS），首屆高峰會已於馬來西亞召開，召開時間也從每兩年舉行一次改為每年舉行，或許可以稱為「經濟共同體」趨勢的前兆。近年來，東亞各國經濟外交十分活躍，足以鼓勵不同國家間締結或討論自由貿易協定（Free Trade Agreements, FTA），其中，日本和中國已經競與東協簽訂自由貿易協定。

中國經濟的進展也引發所謂「中國威脅論」，對於中國的未來有兩種極端的觀點：一是中國將在東亞成為經濟超強，另一是由於中國脆弱的結構，可能將成為區域內不穩定的因素，可以說，在東亞建立區域秩序的過程中，中國的行動將無法被忽視。本文將討論「東亞經濟共同體」過去的發展，自由貿易協定的現狀，以及未來建立此一共同體時何者將取得領導者之地位，本文還將討論中國如何可能成為東亞經濟共同體中的核心，最後，也將對日本、美國和台灣的政策制定者提出建議，如何在東亞創建區域的秩序。

貳、適用在東亞的「共同體」

現代國際關係的基本模式濫觴於歐洲，現代性的發生與民族國家的出現有著緊密的聯繫。現代性的分化，致使整個歐洲出現大小不一的民族國家，歐洲不再是一個基督教的信仰共同體，依各自的族群、語言以及文化，分裂成大小不同單位的民族國家。各民族國家間往來互動時，「主權」成為至高原則，該原則與自由主義（liberalism）在民族國家內主張個人權利至上之基本原則是一致的。在權利自由主義的構想中，個人權利是一種不證自明的自然權利，國家之所以有必要存在，是為了更加保障個人的利益。作為政治共同體的國家，無非是個人利益的總和，相同地，在對外關係上，國家利益像私人利益一樣也是至上，不承認有比國家利益更高原則的存在，就像民族國家內部個人利益是最高的，他們不承認高於個人利益的公共利益之存在。所謂民族國家利益至上的原則，實際上是個人利益至上原則在國際關係中的放大與複製，它圍繞著國家利益至上的原則，彼此間建立出一套規範。

另一方面，國際間超國家組織的形成和發展，國際關係中的互賴更加顯著，21世紀初，世界似乎逐漸進入區域主義（regionalism）的時代，形成一些廣域的諸民族共同體，該類區域共同體成為人類向世界共同體發展的中介。聯合國前任秘書長蓋里曾提出「國際共同體」（international community）的概念，¹「國際社會」（international society）應區分為「共同體」和「社會」兩個概念，「共同體」強調成員具有共同的價值觀、共同信念、共同的規則、共同的利益，命運與共；²而國際社會就像國內社會一樣，只是一個社會，其中有不同的個人、不同的組織、不同的機構、不同的利益團體，存在差異性和多樣性。然而，學界對於「國際共同體」是否存在、存在的範圍以及基本特徵

¹ 每個國家都生活在一定的國際環境中。國際環境是國際關係的學術概念，包括國際體系、國際制度、國際規則。國際體系從1945年之後就叫聯合國體系，世界上大多數國家（190多個）都是聯合國的成員國，都在這個體系之中，這個由國家組成的體系就叫做國際社會。

² 現在歐洲是一個共同體，他們有共同的利益。

等問題上都存在分歧 (Kofi A. Annan and Noam Chomsky et al. 2002) , 他們認為, 「國際社會」的含義比較寬泛也少有爭議, 就是指「作為國際主要行為者在國際經濟和國際政治中形成的相互關係之總體」(社科院世經政所 1993)。

在政治學中, 「共同體」(community) 是與自然親近性、共同利益和特定意識形態聯繫在一起 (鄧正來 2002)。根據 Bruce Cronin (1999) 的定義, 國際 / 跨國共同體意味了「一系列具有共同社會特徵、共同關係、共同經歷和正面的相互依賴的政治行為體之間形成一種政治上的共識, 使它們成為一個獨特的團體。」另外, 英國學派 (English School) 的核心概念「國際社會」(international society) 與國際共同體的內涵基本一致。根據 Hedley Bull (2002) 在《無政府社會》(The Anarchical Society: A Study of Order in World Politics) 一書中對「國際社會」的表述, 「國際社會」的存在是因為「一組國家意識到特定的共同利益和共同價值, 它們也意識到彼此間由一系列相互關係的共同法則聯繫在一起」。英國學派使用的「國際社會」概念與「國際共同體」的概念相同, 國際共同體在現實中是否存在及其所指涉的範圍也有爭議, 由於對共同價值和身份認同的強調, 國際共同體有濃厚的意識形態色彩。

以日本為核心的「太平洋共同體」與以中國為核心的「亞洲大陸共同體」保持極緊密的經濟、文化關係, 成為世界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政治和經濟技術對人類共同體的要求不斷增大, 但民族國家意識卻仍根深蒂固。日本致力於建立亞太共同體, 既然日本不可能也沒有必要恢復戰前的軍國主義, 至 21 世紀初也不會發展成為軍事大國, 主要依靠經濟、金融、科技實力以追求世界大國 (普通國家) 的地位, 在此發展動向的前提下, 支持它對世界和平與發展作出應有的貢獻。也因為建立亞太共同體的設想,³與該地區各

³ 作者曾與日本國際貿易振興機構亞洲研究所佐藤幸人、池上寬以及大原盛樹等研究人員討論, 他們表示, 日本似乎沒有全面性的構想, 主要還是在回應 1991 年波斯灣戰爭日本遭遇的窘境。

國家的利益存在某種程度的一致性，日本要在該地區發揮主導作用，也有利於該地區的經濟發展。

「東亞共同體」一般設想為東亞諸國的整合（一體化），尤其是在經濟方面的整合，它將和歐盟（European Union, EU），以及正在談判中的美洲自由貿易區（Free Trade Area of the Americas, FTAA）共立並存。「東亞共同體」構想的背景中大致有如下的願景，即三個集合體領導世界經濟，或者世界貿易體制將由該三個集合體所支撐。然而，三者整合或者經濟整合的特性卻差別甚大。美洲整合的源泉在美國的經濟實力，甚至外交、軍事力量上的帶領。另外，促成歐洲整合的在於歐盟 / 歐體的制度化，該點獲得許多人的一致認同。東亞共同體的情形則依東亞經濟整合（國際貿易、國際投資的活躍性）是否進展順利而定，它並不是制度牽引型的整合，而是以日本企業為中心的跨國企業越境積極進行投資活動，從而活化區內貿易的結果。換言之，東亞共同體是一種經濟狀況，而不是制度對於經濟整合發揮牽引的作用，日本向東亞各國展開的經濟伙伴協定，似乎會使東亞的經濟整合發生巨大的改觀。

東亞地區 13 個國家（以東協加三計算）擁有約 20 億的人口，佔全球人口總數的三分之一，是潛力巨大的消費市場。東亞地區的國內生產總值佔世界總量約 20%，東亞國家的外匯儲備佔世界外匯總儲備的二分之一，東亞地區經濟成長速度最快，使得該區在全球經濟中的重要性被凸顯出來。加強東亞合作，不僅對本地區的國家有利，也有利於世界的和平與繁榮，美國對該等積極因素也十分理解，對於建立東亞共同體的態度，已由原先的反對到不反對，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變化。

參、邁向東亞經濟共同體的發展

東亞包括日本、新興工業化經濟體（newly industrialized economies, NIES）、東協和中國，這裡過去一向是區域主義的真空地帶，除了 1940 年代日本倡議的「大東亞共榮圈」（Greater East Asia Co-Prosperty Sphere）外，此處幾乎沒

有任何區域整合的意願。歐盟成功地實現經濟和貨幣聯盟（Economic and Monetary Union, EMU）之後，仍持續東擴與深化；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NAFTA）正在與南方共同市場（Southern Common Market, MERCOSUR）建立一個美洲自由貿易區。對東亞國家而言，思索如何模仿西歐和北美去建立一個經濟共同體，似乎成為自然之事，東亞不應被全球區域主義所遺忘。

1990年12月，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迪（Mahathir Mohamad）提出「亞洲主義」（Asianism）式的「東亞經濟核心論壇」（East Asia Economic Caucus, EAEC），首次倡議一個東亞經濟共同體。然而，東亞經濟核心論壇最終流產，因美國強烈地反對，以及東協內部和日本政府的不同意見，美國政府當時不能容忍任何在東亞排除自身利益的措施（Yoichiro Sato 2001）。⁴因此，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Conference, APEC）在1990年代前半期浮現時，⁵是一個廣泛涵蓋美國在內的亞太地區架構。1993年的西雅圖會議，亞太經合會開始舉行非正式高峰會議，而且在1994年《茂物宣言》（Bogor Declaration）中公開發佈，「已開發會員體將於2010年達成貿易與投資自由開放的目標，開發中會員體將於2020年完成該目標。」⁶

亞太經合會具有高度的動機及理想，之後迅速消失，不過會議的儀式性外表和組織本身卻迅速成長，在1990年代後半期開始引起人們的注意。首先是美國，它清楚地瞭解喪失在亞太經合會上的利益是很不智的。日本則艱難地處理農業問題，並被迫採取一種消極態度，致使亞太經合會遭受挫折，日

⁴ 當時美國憂慮的是：東亞是否出現了一個不自由的貿易集團，從而損害美國致力於促進自由貿易的精神，故加以反對。日本也不願違反美國的意願，儘管美日在農產品議題上意見也不相同。妥協的結果是，出現一種次區域的核心論壇，鬆散地將東協國家與日本、韓國、中國、香港和台灣聯繫起來。

⁵ http://www.apecsec.org.sg/apec/about_apec/history.html

⁶ http://www.apec.org/apec/leaders__declarations/1994.downloadlinks.0001.LinkURL.Download.ver5.1.9

本國會議員為農業和漁業利益進行遊說，在說服日本農民接受烏拉圭回合協議時遇到困難，似乎學到某種教訓，盡可能拒絕任何自由貿易協定下的貿易自由化，儘管他們瞭解在世貿組織內終究必須進行不可避免的妥協。鑑於杜哈回合協議在 2005 年到期，政治人物的真正立場似乎是，他們希望盡可能延長對農業貿易自由化的保護，以作為最後的憑藉。

亞太經合會兩項原始目標是貿易自由化和經濟合作，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和紐西蘭等工業化國家，主張賦予貿易自由化更重要的期待，然而，亞洲開發中國家則更傾向經濟合作。到了 1990 年代後半，工業化國家對自由化的要求提高時，亞洲國家對亞太經合會的功能之期待則日趨降低。

首先，亞太經合會無法採取任何有效措施以應付 1997 年 7 月開始的亞洲貨幣和金融危機。美國政府當時似乎對亞洲的經濟困境興趣缺缺，與爾後數年處理俄羅斯經濟危機時的積極態度形成鮮明對比。包括印尼在內的東亞國家，國際貨幣基金會主導的結構改革，不僅一時加重這些國家的經濟危機，並將經濟危機轉變為政治危機，從而導致部份國家論斷，自己是歐洲和美國投機性投資團體引發貨幣危機的受害者。「我們不能依賴美國」的這個意識，就在該情形下發生，亞洲國家試圖創建一個東亞經濟共同體的想法逐漸萌生。

1990 年代美國對亞洲喪失興趣是有經濟上的原因。首先，1990 年代前五年，美國的投資者能在東亞「新興市場」賺取高利潤，然而 1990 年代的後半期，當美國經濟因「新經濟」而繁榮，亞洲迅速成為相對不具吸引力的投資標的，尤其是伴隨貨幣危機，美國的投資款項開始回流國內，避免在亞洲「裙帶資本主義」（crony capitalism）下操作，⁷因此，亞洲疏遠美國與美國疏遠亞洲似乎同時發生的。

⁷ 裙帶資本主義是屬於輕蔑之詞，描繪一個資本主義經濟中，商業的成就依靠一種商人和政治上國家制度及政府之間極端緊密關係，而非透過對自由市場、開放的競爭，以及經濟自由主義等「公平的」概念支持。

1997 年 12 月，東協國家和日本、中國和南韓舉行高峰會，「東協加三」正式誕生。東協加三會議起初始於東協高峰會在每年年終邀請日本、中國和南韓的領導人和部長開會，面對共同的威脅，東亞國家強烈感受需要在區域政策上合作。舉例而言，貨幣危機後不久，日本提議「亞洲貨幣基金」(Asian Monetary Fund, AMF)，但由於美國的反對而無法實現。然而 2000 年 5 月，第二屆東協加三財政部長會議中，同意「清邁倡議」(Chiang Mai Initiative, CMI) 所商妥的區域財政合作，得以提供個別國家的金融管理機構，穩定它們各自貨幣的支持，我們可以把清邁倡議視為重返亞洲貨幣基金計畫的一項舉動。

因此，1990 年代東亞一點一滴建立起來的區域體系，謹慎地避開美國的反對。東協加三會議已經定期召開，而日本、中國和南韓的領導人已自 1999 年開始舉辦高峰會議，定期的財政部長會議始於 1999 年，而外交部長和經濟部長的會議自 2000 年開始也定期舉行。尤有進者，該等會議在 2006 年正式提升為東亞高峰會的地位，其中又添加了澳大利亞、紐西蘭與印度為正式成員。

該等對策被視為是迅速反映經濟發展或尋求發展的行動，具有以區域為整體的特性，已經締結或還在談判中的自由貿易協定，是每個國家樂意利用區域經濟潛能最為顯著的信號。

肆、日本與中國的競爭：自由貿易協定的競爭

2002 年 1 月，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 (Junichiro Koizumi) 訪問五個東南亞國家，該次訪問原本計畫在 2001 年 9 月成行，但受到 911 恐怖攻擊而延遲近六個月，六個月的延宕訪問，帶給日本東亞政策一項未預期的結果。在這個期間，中國與東協高峰會在 2001 年 11 月 6 日提前召開，通過於 10 年內創立東協與中國自由貿易區的建議。

東協與中國自由貿易區的創立，將產生一個擁有 17 億人口的市場、2 兆美元的國內生產總值以及 1 兆 2,300 億美元的貿易，一個在亞洲的經濟共同體

可以與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和歐盟競爭。中國已經對東協國家做出一些有吸引力的提議，包括意圖給予最低度開發的柬埔寨、寮國和緬甸優惠待遇，而且，在初期階段對熱帶農產品降低關稅。

中國似乎有三項意圖。首先，是為其自己的產品在東協國家尋求市場，大量中國製造的低價產品，包括非法走私的產品已進入東協市場。其次，中國抱有迴避中國威脅論的戰略目的，近來該論述歷久不衰，有人預言亞洲會形成單一經濟共同體並與美洲和歐洲競爭。不難想像，中國已具備該等戰略意圖，因擔憂美國在遭受 911 攻擊後採取行動，迫使中國感到必須有鄰國的支持。最後，可以理解的是，加入世貿組織後，中國打算利用自由貿易區作為一種新手段以加速中國國內的改革。

東協國家對中國的自由貿易區提議已做出複雜的回應。新加坡有較高比率的轉口貿易（entrepot trade），泰國期待農產品出口至中國，兩國對提議都有正面回應。馬來西亞、越南和印尼則具有強烈的反中情結，因此持謹慎觀望的態度。菲律賓高度依賴美國進行貿易，似乎也抱持較為負面的態度。如往常一般，所有東協國家並未達成一致共識，而且，許多成員國希望與日本而非中國締結自由貿易協定。

2001 年 9 月，在中國提議之前，東協國家在河內召開東協經長會議與日本通產省諮商會議（ASEAN Economic Ministers and Ministry of Economy, Trade and Industry of Japan Consultations, AEM-METI），⁸它們向日本提議一項自由貿易協定可行性的研究小組。由於國內的農業問題，日本對該提議不感興趣，然而，中國與東協自由貿易區的通過，卻有效地逼迫優柔寡斷的日本做出決定。

因此，在東南亞訪問期間小泉試圖向中國扳回一城，不僅與新加坡簽署《日新新時代經濟伙伴協定》（Economic Agreement for a New Age Partnership,

⁸ 自 1992 年開始，日本與東協經濟部長會議幾乎每年皆舉行。

EPA), 且提出「日本與東協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倡議」(Initiative for Japan-ASEAN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作為日本在東亞外交關係上的新遠景。可以看出, 在對東協的行動上日本與中國呈現強烈對比, 如果我們使用一種漂亮的表述, 可以說這是「大處著眼, 小處著手」(Think Big, Act Small), 事實上, 兩國對東協的政策細節似乎顯示出非常的不一致。

日本與新加坡的經濟夥伴協定是非常小的第一步, 儘管這是日本的第一個自由貿易協定, 具有歷史意義。與新加坡自由貿易協定的締結, 對日本而言十分容易, 因該國實際上並無初級產業 (primary industry), 日本從免除關稅項目清單中, 幾乎排除了 2 千項的農產品和乙烯產品。嚴格來說, 自由貿易協定並未達到自由貿易的目標, 即便就價值而言, 日本已經將新加坡進口的 94% 產品免稅, 但只要自由貿易協定仍為雙邊形式, 自由貿易協定的經濟影響還是被受限的。

相對而言, 日本與東協全面經濟伙伴關係的倡議是一種偉大的遠景, 也是日本罕見的對外政策。此項野心勃勃的倡議, 將利用東協加三的框架形成一項非排外的共同體, 包括澳大利亞和紐西蘭在內, 此乃日本首次轉移到區域主義, 不像傳統上仰賴多邊談判的貿易政策。

然而, 該項倡議仍非常含糊。由於日本對於開放農產品市場的消極態度, 該項倡議並未設定時間框架, 對於經濟夥伴協定是否包括自由貿易協定也無解釋, 而且未提及東協與中國自由貿易區。諷刺的是, 小泉的提議在大洋洲而非在東協有更高的影響力, 因為中國的建議在先, 日本無可避免的沒有太多時間去準備。

日本的途徑可被描述為「具有宏偉崇高的設計, 一項緊迫的必然性以及高度政治的基本特徵。」⁹雖然, 日本是採取一項理想的途徑, 但仍以物質誘使東協國家, 另一方面, 東協希望能結合在一起, 以維持對崛起的中國之議價能力, 並希望利用日本作為達成該目的的一項籌碼。

⁹ The ' Economic and Financial Policies of the U.S. New Administration and Asia ' Study Group, 2002.

因此，一項結構已經逐漸成形，日本和中國相互競爭與東協締結自由貿易協定。現在許多雙邊的自由貿易協定，舉例而言，日本和南韓以及日本和泰國之間自由貿易協定也在討論。

伍、東亞自由貿易協定的可能性分析

「日本與東協」（Japan-ASEAN）自由貿易區以及「中國與東協」（China-ASEAN）自由貿易協定，可能被延伸至一項更廣泛的「東亞自由貿易協定」（East Asia FTA）。2002年11月4日，在東協加三高峰會議中，東亞研究小組（East Asia Study Group, EASG）計畫提交一項「東自由貿易區」的可行性報告《東亞研究小組最終報告》（Final Report of the East Asia Study Group），¹⁰許多日本的政治和企業領導人支持該類更廣泛的計畫。

然而，東亞自由貿易協定並非沒有問題，一些問題仍待解決。

首先，東亞明確地與歐盟或北美自由貿易協定不同。歐盟國家自羅馬帝國以來具有共享的文化基礎，而美國在北美自由貿易協定中，顯露出勢不可擋的存在，但在歷史上東亞從來沒有被聯成一體，而且缺乏區域的團結。歐盟保有「歐洲共同市場官員或行政人員」（Eurocrats），他們是歐洲整合的驅動力，美國的律師們則領導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複雜談判，但東亞並無與該等相當的官僚或律師領導者。最重要的是，個別國家的政府體系非常不同：民主、社會主義、君主主義、以及實質上的專制政府都有。

基於這些不同的根本原則，要創立一個涵蓋所有東亞的自由貿易協定似乎非常困難，至少需要很長時間才能達成。由於經濟的利益和不利益是作為支持一項自由貿易協定的唯一動能，因此，自由貿易協定的能量也許在某時會耗費殆盡。歐盟和北美自由貿易協定有強烈的動機：歐盟是「永不戰爭」，

¹⁰ Final Report of the East Asia Study Group. <http://www.aseansec.org/pdf/easg.pdf>

北美自由貿易協定是「組成北美一個單一市場」，但東亞似乎缺乏歷史和哲學的支持，以及建立其獨特經濟共同體的領導階層。

其次，東亞的經濟體如同歐洲和北美的情形一般，是建立在以地區為基礎的互賴關係上。（表一）顯示，每個地區的區域內貿易比率在 10 年左右已發生變化，從中可以清楚看出，東亞國家在區域經濟中更加互賴。

（表一）：地區中貿易比率的變化（區域內出口總量名目國內生產總值的比率）

	1985-87 年的平均值	1995-98 年的平均值
北美自由貿易協定	3.1%	5.0%
歐盟	11.8%	11.3%
東亞 9 國（新興工業經濟體，東協和中國）	7.1%	13.7%
南方共同市場	0.6%	1.7%

資料來源：Isogai, Takashi, Morishita, Hirofumi and Ruffer, Rasmus, 2002. ' Analysis of Intra-and Inter-Regional Trade in East Asia: Comparative Advantage Structures and Dynamic Interdependency in Trade Flows ' , *International Department Working Paper Series 02-E-1*. Tokyo: The Bank of Japan.

事實上，這些國家的經濟發展曾被世界銀行譽為「東亞奇蹟」，所以不可能沒有活躍的區域內貿易和投資。1980 年代末開始因日圓升值，日本公司轉移它的生產基地到亞洲，1990 年代當中，東亞成為世界資訊產品的生產基地（表二），這些因素是東亞經濟整合的驅力，可以說，歐盟已達到「法律上的」整合，東亞則是「事實上的」整合。

第三，當資訊相關產品在貿易中構成更大比例時，東亞和美國在那幾年期間也形成更緊密的關係，1990 年代東亞確立其作為世界資訊產品的生產基地，在該地位底下，現在東亞出口許多資訊相關產品到美國市場。

(表二)：世界資訊相關產品生產的地區佔有率 (%)

	1990 年	1995 年	1998 年
美國	29	28	22
歐盟	24	20	22
日本	29	28	22
新興工業化經濟體	10	14	14
東協	2	5	5
其他	5	4	4

資料來源：Isogai, Takashi, Morishita, Hirofumi and Ruffer, Rasmus, 2002. ' Analysis of Intra-and Inter-Regional Trade in East Asia: Comparative Advantage Structures and Dynamic Interdependency in Trade Flows ', *International Department Working Paper Series 02-E-1*. Tokyo: The Bank of Japan.

現在討論東亞的貿易議題不可能不涉及美國市場，美國經濟也更加依賴東亞的進口產品，機械貿易具有高利潤，尤其是資訊相關產品的貿易，東亞的產品在美國全部進口產品中佔有非常大的比率（表三）。

(表三)：美國全部進口中東亞的佔有率，2000 年 (%)

	全部的進口	機械	電子	一般	資訊科技
日本	11.7	19.6	16.3	17.7	12.7
中國	4.3	3.4	5.0	4.0	4.8
新興工業經濟體	11.8	15.1	21.4	20.0	28.2
東協	4.5	5.4	10.2	6.3	12.1
總計	32.3	43.4	52.8	48.0	62.8

資料來源：Isogai, Takashi, Morishita, Hirofumi and Ruffer, Rasmus, 2002. ' Analysis of Intra-and Inter-Regional Trade in East Asia: Comparative Advantage Structures and Dynamic Interdependency in Trade Flows ', *International Department Working Paper Series 02-E-1*. Tokyo: The Bank of Japan.

第四，目前東亞整合的過程中有一項重要的缺陷，那就是，「東協加三」此一框架完全忽視台灣，這個東亞經濟中最重要的角色之一。台灣得以參與亞太經合會是因為，其會員身分被認定為是一個「經濟體」、而非一個「國家」，然而現在亞太經合會的影響力已相對下降，東協加三逐漸成為東亞的主要框架，實際上已經難以反映台灣的存在及觀點。

在此，從兩件事來彰顯討論東亞經濟而忽略台灣是如何地輕率。

其一為 15 家台灣的公司被列在《商業週刊》(Business Week) 2005 年 6 月公布的「資訊科技 100 大」(Information Technology 100) 排名中。許多台灣的公司，包括廣達電腦 (Quanta Computer) 排名第三，鴻海精密 (Hon Hai Precision Ind.) 排名第四，仁寶電腦 (Compal Electronic) 排名第十五，華碩 (Asustek Computer) 排名第十六，友達光電 (AU Optronics) 排名第十七，聯詠科技 (Novatek Microelectronics) 排名第二十，已經經由原始設備生產商 (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r, OEM) 逐漸成長為世界資訊產業的發展不可或缺的一部份，儘管它們的商標名並未被高度的接受。

另一件事是，根據台灣經濟部公布的統計資料，2001 年就產量和產值而言，台灣佔全世界資訊產品的第 14 名。資訊基本產品，諸如筆記型電腦佔 49%、可讀寫光碟機 (CD-R discs) 佔 83.3%、數位視訊影碟機 (DVD discs) 佔 74.5% 以及非同步數位用戶專線數據機 (ADSL modems) 佔 59.6%。¹¹ 根據《商業週刊》的統計，2004 年台灣主要資訊產品總產值達 672 億美元，較 2003 年

¹¹ 該數字是根據總量而定，而且僅計算在台灣島內的生產，不包括海外的生產。

成長二到成三。其中筆記型電腦、桌上型電腦、主機板和液晶顯示器四項產品的產值就佔七成七，創造將近 519 億美元產值，是台灣資訊產業的主力，台灣四大類產品的產量也居世界首位。液晶顯示器在最近兩年順利接替傳統的顯像管顯示器，是創造台灣資訊營收的重要產業。台灣被授與「矽島」(Silicon Island) 之封號，是世界知名的生產地，其中資訊產業正蓬勃發展。

筆者認為，一個真正的東亞經濟共同體應該必須包括台灣和香港，成為「東協加五」的框架。但小泉的「日本與東協全面經濟伙伴關係倡議」已經放棄對該等議題的討論，小泉在他的演說中提及「我期待東協國家、日本、中國、韓國、澳大利亞和紐西蘭將成為該共同體的核心成員。」由此看來，東亞自由貿易協定像是一道彩虹。我們能在遙遠之處非常模糊地看到它，不同的人看到彩虹中許多不同的顏色，我們無法更接近彩虹，也無法利它做為一種實際方法。然而，所有人同意其為一個美夢，作為一個遙遠未來的目標，能吸引充分的支持，但將其視為一項特定的政策目標，則無多大意義。

但蓄意降低彩虹的價值也許並無必要。假定東協加五自由貿易協定將在 2010 年達到，到時小泉也許享有「第一位提倡該理念的偉人」的榮耀，如同馬哈迪提議東亞經濟核心論壇一般。

陸、中國的區域霸權

由於並無歷史發展的經驗可尋，特定條件下自由貿易協定的經濟影響究竟為何並不明確。事實上，太多的自由貿易協定引發國際貿易規則的互異組合，反而可能減緩全世界的貿易自由化。¹²反之，如果只有一項自由貿易協定，將會明確鼓勵相關國家協調它們的國內條件和政策以加速區域的整合。以較為極端用字而言，一項自由貿易協定肯定有政治的影響，儘管它經濟上的影響仍然未知。

¹² 哥倫比亞大學 Jagdish Bhagwati 教授稱之為「義大利麵碗問題」(Spaghetti Bowl Problem)。

在東亞，自由貿易協定似乎被用來作為一種政治工具，也就是為了確立區域秩序獲取領導權，而非確保區域的經濟繁榮。如果真是如此，中國明顯地已取得某種程度的領導權。如前所述，日本想達成自由貿易協定顯然有所限制，中國已如此迅速成長，作為一個市場它更具吸引力，也更具強烈的政治議價能力，無可諱言地，中國將有可能在未來的東亞經濟共同體中扮演領導者的角色。

然而，中國的經濟是否已經取得該等能力仍不明確。在日本，現在更常聽到中國威脅論，不少人預料中國將躍升至已開發經濟體的層級，離東亞經濟發展的「雁行模式」越來越遠，然而，當中國的國際競爭力主要仍來自勞力密集產業時，這個擔心就言過其實了。

2002年6月，日本經濟產業研究所高級研究員關志雄發表「中國崛起和資訊革命的發展是否摧毀雁行模式？」(Did the Rise of China and Development of IT Revolution Destroy the Flying-Geese Model?)一文，討論中國產品在美國市場的競爭力。¹³根據他的研究，日本和中國的產品互相在美國市場的直接競爭僅佔全部出口項目的16.3%，雖然比率已逐漸增加。日本產品和中國產品在美國的實際競爭並不激烈，因為雙方的目標市場(target markets)不同，雖然屬於同類產品：來自日本的高階(high-end)產品以及來自中國的低階(low-end)產品，也就是說，是來自中國出口產品的項目互補，而非來自日本出口產品的競爭。

另一方面，中國經濟的崛起已經嚴重影響其他東亞國家，尤其是中國和台灣或新加坡之間的競爭程度，已經在十年中增加20個百分點，東協和中國之間的競爭程度則更高。

¹³ <http://www.rieti.go.jp/jp/publications/dp/02j006.pdf>

雖然中國在經濟方面有重大發展，但其勞動成本的優勢並未消失，因為中國能在短時間內從內地動員大量廉價勞力，其結果是，來自已開發國家的直接投資流入中國，對其他國家而言，想要贏得與中國的成本競爭並不容易。

如果「中國與東協」自由貿易協定提早創立，將是一種水平的整合，沒有中國和東協之間的互補關係，在此情形下，更具價格競爭的中國產品將橫掃整個東協市場。特別是印尼，它與中國的競爭程度將超過 80%，會遭受嚴重的影響。全球化的大公司亦將它們的生產基地從東協遷移至中國，如此也許有助於中國在東亞「全拿」，不僅對東協而言，對許多深植東協的日本公司而言，都是一項不欲見的結果（表四）。

（表四）：中國和個別的亞洲國家之間競爭的程度(%)

	1990	1995	2000
日本	3.0	8.3	16.3
南韓	24.0	27.1	37.5
台灣	26.7	38.7	48.5
香港	42.5	50.5	55.9
新加坡	14.8	19.2	35.8
印尼	85.3	85.5	82.8
馬來西亞	37.1	38.9	48.7
菲律賓	46.3	47.8	46.1
泰國	42.2	56.3	65.4

資料來源：Isogai, Takashi, Morishita, Hirofumi and Ruffer, Rasmus, 2002. ' Analysis of Intra-and Inter-Regional Trade in East Asia: Comparative Advantage Structures and Dynamic Interdependency in Trade Flows ', *International Department Working Paper Series 02-E-1*. Tokyo: The Bank of Japan.

對於未來中國經濟的發展，存在各種不同的看法。日本的官僚和企業領導人認為，「日本應該與中國創立自由貿易協定，以取得進入中國市場的優先地位」，儘管其他人認為，「中國的周邊國家應組成一個自由貿易協定以克制中國，因為我們不能確保中國的未來。」歷史會判斷何者正確呢？必須思考東亞未來兩種可能的劇本，那就是：中國作為 21 世紀的經濟超強、還是中國作為區域內不穩定的因素來源，兩者皆有可能。

柒、提議

最後，本文對於台灣、日本和美國的政策制定者，提出應付當前東亞經濟形勢的建議。

政策建議一：台灣的企業領袖與日本、韓國之間的對話。

不論對中國的未來抱持樂觀或悲觀的想法，一種制衡中國的體系是必要的，建立一種區域機制以說服中國是有意義的，如同世貿組織在多邊領域正嘗試要求中國遵守國際規則。我們不能容忍以中國控制整個區域的情勢出現，而且值得肯定去做的是，日本、韓國、台灣、東協和其他東亞國家相互合作以包圍和制衡（check）中國。

為了達到該目的，日本、韓國和台灣之間的政策合作十分重要。尤其是日本和韓國的政治和企業領袖對中國經濟加深瞭解非常重要，雖然，日本與韓國對話的大部分是雙邊問題，尤其是回顧過去歷史的議題，但兩國很少交換對中國經濟的看法。

政策建議二：透過強化亞太經合會的角色，使美國成為更有形的存在。

所有東亞國家似乎不言自明地領會，「如果東亞國家現在提出東亞經濟核心論壇，美國將不會抱怨」。當時，布希政府對於建立一個排除美國的區域框架之東亞運動，並未顯示反對，然而，我們無法預期該情況會持續多久，雖然無可否認的是，美國把東亞置於較低的外交地位。

日本政府應該扮演一個更重要的角色，以使美國更深地涉入東亞。2001年6月，美國與日本在大衛營舉行高峰會所獲得結論是，兩國政府的次內閣階級（subcabinet-level）外交政策官員之間定期舉行戰略對話，以強化美國與日本的聯盟，然而，由於日本後來對外政策的混亂，該項對話並未舉行，但如果日本和美國現在已經開始戰略對話，那麼「如何在東亞建立秩序」此一議題的討論更形重要。

作為一項特定的措施，本文也提議恢復亞太經合會的影響力。近來，除了年度的高峰會外，亞太經合會罕有機會獲得重視，而且《茂物宣言》（Bogor Declaration）公布的區域貿易自由化目標，幾乎已被證明是一項失效的規定。亞太經合會的重要性不應被遺忘，因為：它涵蓋整個亞太地區、它有地區內經濟領導人參加的東協企業諮詢委員會（ASEAN Business Advisory Council, ABAC）、它有獨特的會員身分認定制，也就是以「經濟體」而非「國家」來認定會員國的身分。最重要的是，我們希望美國在亞太經合會中更為活躍，誠如其在1993年西雅圖會議的所為。

政策建議三：日本與東協以及日本與台灣自由貿易協定的提倡。

以往在東協國家內的日本公司，從事很多投資並且進行深入的經濟合作，諸如人力資源教育、技術轉移和支援性產業（supporting industries）的創立。日本在東協累積投資的總數大致是中國的3.2倍，¹⁴日本的高級官員一般認為，「日本在中國的企業是為了成長，在東協的企業則是為了營利」，東協是日本的市場，不能過度忽略，雖然近來的情勢不利於東協經濟，而有利於極為迅速成長的中國經濟。

換言之，日本必須保持它在中國和東協之間的平衡，東協也必須維持其在日本和中國之間的平衡。值得注意的是，東協對日本的期待遠非如此簡單，

¹⁴ 在1989-2000年會計年度中，日本對10個東協國家總共投資了6.5691兆日圓，而在中國投資了2.787兆日圓。

是遠超過「更多的進口和更多的投資。」對此，日本除了迅速開始討論「日本與東協」自由貿易協定外別無選擇，這也符合東協的希望。無可否認地，2002年1月小泉的提案似乎準備不足，但小泉沒有充分的主張，他的提議僅僅是口惠，而且似乎僅止於書面行動。

此外，創立一種新環境也十分重要，特別是讓台灣得以在東亞的經濟外交中發揮等同其國家權力的影響力。在特定條件下，建議日本和台灣商談一項雙邊自由貿易協定，經濟領導人應該有更緊密的關係。日本國內對農產品進口具有高度的政治敏感性，但日本從台灣的全部進口中，農產相關食品（food products）僅佔6.0%，因而台日兩國簽訂自由貿易協定是具有完全的可能性。作者認為一項經濟夥伴協定並無問題，而且相信兩國應該逐項地從事它們可以為之的事。

日本並沒有把和台灣簽訂自由貿易協定置於最高的優先考量，但日本已經與南韓、泰國締結雙邊自由貿易協定，日本與台灣自由貿易協定的經濟影響，並不少於日韓或日泰之間自由貿易協定。自由貿易協定不僅使日本和台灣降低關稅，並藉由協調投資和服務業貿易規則、爭端解決機制，以及在智慧財產權、競爭、環境和勞工等議題政策上的談判，台日雙方都能獲得種種優勢。

最後，本文想強調的是，如何將政治現實趨近於經濟現實。我們已經有太多失敗的經驗發生在經濟現實趨近政治現實，因此，個人主張建立東亞新秩序時，應優先考量的是經濟現實、而非政治現實。

參考文獻

中文

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編，1993。《當代世界政治實用百科全書》。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

米勒 (David Miller)、波格丹諾 (Vernon Bogdanor) 主編 (鄧正來譯)，2002。《布萊克維爾政治學百科全書 (修訂版)》。北京：中國政法大學。

英文

Annan, Kofi A. and Noam Chomsky (eds) , 2002. 'What is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Foreign Policy*, Sept./Oct., pp. 28-44.

Bull, Hedley, 2002. *The Anarchical Society: A Study of Order in World Politics (3rd ed)*. Houndmills, Basingstoke, Hampshire : Palgrave.

Cronin, Bruce, 1999. *Community under Anarchy: Transnational Identity and 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 New York :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Isogai, Takashi, Morishita, Hirofumi and Ruffer, Rasmus, 2002. 'Analysis of Intra-and Inter-Regional Trade in East Asia: Comparative Advantage Structures and Dynamic Interdependency in Trade Flows', *International Department Working Paper Series 02-E-1*. Tokyo : The Bank of Japan.

Sato, Yoichiro, 2004. 'Free-Trade Agreements in the Asia-Pacific: Competitive Aspects of Sub-Regional Trade Institution Building', in Jim Rolfe(ed), *The Asia-Pacific: A Region in Transition*. Honolulu : Asia Pacific Center for Security Studies.

The Economic and Financial Policies of the U.S. New Administration and Asia Study Group, 2002. *Ajia no Chikakuhendo to Jiyubokikyotei Teiketsu eno Ugoki (Cataclysm and Movements toward a Free Trade Agreement in Asia)*. Japa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